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

高麗紀

睿宗二

宋政和元年春正月赦賜中外老人及

獨節義孝順酒食并賜物有差又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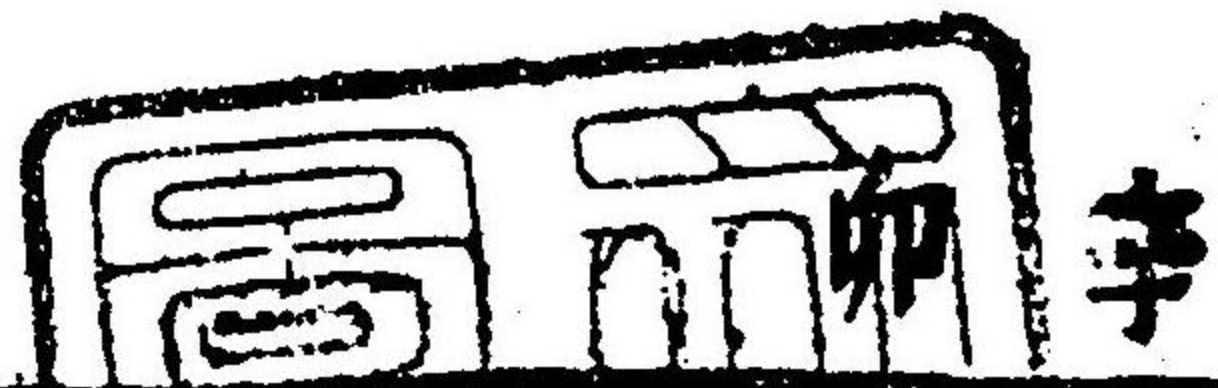
臣子孫○三月以許慶為吏部尚書

參知政事李資謙為御史大夫金緣為秘書

監樞密院副使○饗食庶老及節義孝順男女

于官庭國老尚書致仕林成稟柳澤等于閣

門王親侑之觀者多感泣成稟懷諫疏奏之



凡五條皆國家大事平章事致仕金上琦年
八十一王欲宴于內殿以示優禮上琦辭以
老病特命肩輿入內上殿勿拜上琦固辭不
就○夏五月門下侍中尹瓘卒瓘坡平縣人
少登科好學手不釋卷及為將相雖在軍中
常以五經自隨好賢樂善冠於一時謚文肅
○秋七月遣樞密院副使金綠少府監林有
文如宋書狀官直翰林院金富轍上表乞赴
壁雍觀講帝咨詔有觀觀重席往詣橫經誠
悃備陳文詞兼麗之語使還擢富轍監察御

史○八月以左右衛錄事胡宗且權知直翰
林院宗且宋福州人嘗入太學為上舍生聰
敏博學能文兼通雜藝遊兩浙仍寄商船而
求王寵顧優厚驟登清要然頗進壓勝之術
王不能無惑焉○太史奏先朝所創天壽寺
地勢不利請毀藥師院移之王親幸相地○
冬十一月有司請停創天壽寺幸藥師院又
相寺基

七年宋政和二年春二月諫官上疏請停創
天壽寺從之○以金景庸守太保判尚書吏

部事吳延寵守司徒判尚書兵部事○三月
門下侍郎平章事崔弘嗣三上表請老許之
○夏四月御禁內紗樓製牡丹詩命儒臣應
製賜段匹有差顯宗嘗手植牡丹于樓前自
德宗至肅宗皆有詠花詩又令從臣應製○
六月金綠自宋還至慶源郡奔父喪不復命
時人譏其失禮○移置扶餘公遂于臣濟縣
流其子于進禮縣遂在京山府又犯罪故移
之至玄風縣李○叅知政事文冠卒謚章敬
冠性清直寬厚不事產業當官執節不撓嘗

為西北面兵馬使韓冲以都部署如遼謁冠
于宣州佩劍升拜楹間冠立受不文一言冲
後屢稱之曰冠真有元帥氣量固非庸庸者
先是為元帥者見命使雖微官必曲為禮貌
以于譽冠不然故冲稱之與女真累戰有功
○秋七月己巳王太后柳氏在佛恩寺疾革
王馳詣請入大內行至信朴寺薨上謚明懿
王太后八月丙申葬崇陵王担送于闕庭
史臣金富儀曰太后之稱蓋母后生時子
事母之稱也唐書曰生則從子入廟從夫

部事吳延寵守司徒判尚書兵部事○三月
門下侍郎平章事崔弘嗣三上表請老許之
○夏四月御禁內紗樓製牡丹詩命儒臣應
製賜段匹有差顯宗嘗手植牡丹于樓前自
德宗至肅宗皆有詠花詩又令從臣應製○
六月金縷自宋還至慶源郡奔父喪不復命
時人譏其失禮○移置扶餘公孫于臣濟縣
流其子于進禮縣孫在京山府又犯罪故移
之至玄風縣李○參知政事文冠卒謚章敬
冠性清直寬厚不事產業當官執節不撓嘗

為西北面兵馬使韓冲以都部署如遼謁冠
于宣州佩劍升拜楹間冠立受不文一言冲
後復稱之曰冠真元帥氣量固非庸庸者
先是為元帥者見命使雖微官必曲為禮貌
以于譽冠不然故冲稱之與女真累戰有功
○秋七月己巳王太后柳氏在佛恩寺疾革
王馳詣請入大內行至信朴寺薨上謚明懿
王太后八月丙申葬崇陵王担送于闕庭
史臣全富儀曰太后之稱蓋母后生時子
事母之稱也唐書曰生則從子入廟從夫

然則死當稱王后今母后薨而謚以太后
非禮也蓋禮官之失也

遣殿中監李德羽如遼告哀○流俗離寺住
持僧統窺于巨濟縣又流尚書右丞金仁碩
全州牧使李汝霖殿中少監河彥碩刑部尚
書任申幸大卿李仲平刑部員外郎李日肅
將軍金澤臣宋英漢別將金有成知南原府
事李綏寧朔鎮使李日衍崇教寺僧資尚及
仁碩汝霖申幸彥碩子于遠地誅資尚于中
路窺即文宗子佳俗離寺財累鉅萬厚施於

人人多歸附或告窺與仁碩等交通圖不軌
故及未幾死○冬十一月宰臣三上表請復
常膳從之

癸巳

八年

宋政和三年
遼天慶三年

春正月遼勅祭使永州管

內觀察使耶律固大常少卿王侁勅吊使秦
州管內觀察使蕭迺來○王誚太后虞官遼
使傳詔仍致祭○羣臣奏曰本朝自祖宗以
來太后升遐隣國未嘗遣使吊祭今始見是
禮又前夕雨雪暴作及行禮日色清明禮儀
克整人心感悅宜令百僚朝賀許之○二月

置花園二于宮南西時宦寺競以奢侈媚王起臺榭峻垣墻括民家花草移栽其中以為不足又購於宋商費內帑金幣不貲且於京外多作寺院窮極土木物論喧騰既而二園俱廢○韋王輪寺還至刑部南街獄囚望駕同聲呼萬歲命近臣就獄賜酒放輕繫○以李資謙為尚書左僕射○名前負外郎郭興輿以為巾鶴警常侍禁中從容談論唱和時人謂之金門羽客

臣等按

古昔帝王之尊賢有師之者有友

之者其所以師之友之皆尊德樂道也賢者之自處夫豈苟哉今王之於興待以不臣之禮尊敬之不啻如師友興之偃然自處何也夷考其行興之為人盜竊官妓詐稱仙去則奸盜之雄也以婢為伉儷不娶無後則非唯自早其身抑亦不孝之大者也興之薄行無狀如此也王宜屏絕之不暇况可尊敬之若是乎世或有欺世盜名如興之為者幾許人哉是不得不辨

夏閏四月女真烏羅骨實顯等來謝還九城

獻馬及金○參知政事柳仁著卒謚貞簡其姊為肅宗妃家門貴顯乃與諸生遊讀書登科及為宰相富貴蓋一時而無驕有儒者風○六月宋歸我珍島縣漂風民漢白等八人初漢白等因賣買往毛羅島被風漂到宋明州本州奉聖旨各賜米絹裝還○以朴景緯為國子祭酒先是王欲遣使于宋景緯為殿中監上疏諫其言切至王不得已從之然以忤旨遂有是除物議憤之○秋八月置禮儀詳定所○九月遣而頭供奉官安稷崇如宋

禮賓者移牒朋州曰去年六月進奉使金緣回諭未歲又當禋祀申覆國主遣使入朝以觀大禮已令有司備辦忽母右薨逝未遑遣使以達情禮○冬十月遣禮部尚書洪灌刑部侍郎金義元如遼謝吊祭○翰林學士承旨金緣侍講學士朴昇中等撰進時政策要五卷各賜犀帶編修官金富轍以下賜物有差○遣戶部侍郎李資誠如遼賀正○九年宋政和四年春正月國子生張仔等六人詣闕上書請立國學○夏四月有司奏

西京進士鄭之元中壬辰年省試第一名請
依例留王京叙用從之之元即知常也○六
月安稷崇還自宋帝賜王新樂器及譜訣詔
曰樂與天地同流百年而後興功成而後作
自先王之澤渴禮廢樂壞由周迄今莫之能
述朕嗣承累聖基緒永惟盛德休烈繼志述
事告成厥功乃詔有司以身為度由度鑄鼎
作樂薦之天地宗廟羽物時應夫今之樂猶
古之樂朕所不廢以雅正之聲播之今樂聲
布天下以和民志卿保有外服慕義來同有

使至止願聞新聲嘉乃誠心是用有錫大晟
雅正之聲猶不在是○叅知政事致仕庾祿
崇率祿崇以儒術進性正直在官四十餘年
以公忠自許未嘗屈已從人雖為宰相衣服
第宅如布衣時李年八十○秋七月以李資
謙叅知政事金緣為刑部尚書判禮部事○
八月王誦國學酌獻于先聖先師命翰林學
士朴昇中講說命百官及生員七百餘人立
庭聽講各進歌誦王製詩宣示左右令和進
○九月設百座道場於會慶殿齋僧一萬于

闕庭二萬于州府○冬十月奉惠宗神主復入于大廟第二室出遷成宗神主于康陵○謁英崇二陵○親禘于大廟兼用宋新樂赦○生女真完顏阿骨打舉兵叛遼遼東京兵馬都部署司奉聖旨諭以夾攻之意且戒緊切防備○十一月宴諸主宰樞於舍元殿閣宋新樂○十二月冊延德宮主李氏為王妃○遣衛尉卿李壽如遼○以李資謙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西京留守使賜吳延寵推忠功臣號○遼遣王倣來命王落

起復

乙未

十年宋政和五年遼天慶五年春正月半女真

完顏阿骨打稱皇帝更名旻國號金其俗如

凶奴諸部落無城郭分居山野無文字以言

語結繩為約束土饒猪羊牛馬多駿其人

執勇為兒能引弓射鳥鼠及壯無不控弦走

馬習戰為勁兵諸部各相雄長莫能統一其

地西直契丹南直我境故嘗事契丹及我朝

每來朝以麩金貂皮良馬為贄我朝亦厚遺

銀幣歲常如此或曰昔我平州僧今俊遁入

女真居阿之古村是謂金之先或曰平州僧
今幸之子克守初入女真居阿之古村娶女
真女生子曰古乙太師古乙生活羅太師活
羅多子長曰劾里鉢季曰盈歌盈歌最雄傑
得衆心盈歌死劾里鉢長子烏雅束嗣位烏
阿束卒弟阿骨打立○二月冊子構為王太
子赦○中書令致仕崔思諤李思諤文憲公
冲之孫力學擢科文宗名入內侍與語稱旨
自是歷仕中外所至有聲績為相論議務存
大體不敢輕改舊章門人子弟有來謁者常
訓以事君之道言不及私雖謝事家居憂國
之心終始不替王適以燃燈觀樂聞計震悼
罷宴輟朝賻恤優厚令百官會葬○三月吳
延寵托疾乞退不久○夏四月李壽等還自
遼回詔曰近以邊臣弛備小寇擾民方行有
罪之誅是議備師之舉以知地隣賊境職守
侯藩特論整戎庶令逐暴御遣馳使介來奉
謝章諒茲從命之臣盡爾為忠之節適當春
事有慮農妨姑務練修別期進取○虜士郭
興請於所居關西別業餞入宋使副王特賜

酒果命內官主辨供帳甚隆物議非之○以
中書侍郎平章事李資謙為翼聖功臣守太
尉資謙母金氏為通義國太夫人妻崔氏為
朝鮮國太夫人遣使賜三勅于其第○遣吏
部尚書王字之戶部侍郎文公義如宋謝息
兼進奉仍遣進士金端甄惟辰趙奭康就正
權適等五人赴大學表曰化民成俗由乎大
學之風用夏變夷藉彼先王之教故呼韓遣
子於漢室吐蕃請書於唐家事雖不同義則
無異顧惟弊邑夙慕華風在乎開寶之時及

至神宗之世每馳使介參遣生徒得以觀周
期於變魯履後偶因中廢久闕前修傳聞承
習之已遐廣記備言之半脫士無定論學有
多歧混混末流寥寥幾歲况乎法度憲章之
際聲名文物之儀或歷代之遺經或諸家之
異說苟非質疑於有識豈能成法於將來每
及興言思遵舊貫今也良晨在遇素志可伸
謹遣學生五人令隨入朝赴闕惟此諸生並
非秀穎目不見膠庠之禮耳不聞雅頌之聲
難可與言有類之鄉之子未嘗無誨蓋在闕

里之仁伏望陛下愍惻深衷推明故事待下
國子監或於壁雍放管許令就便學業則容
迹於諸生之末樞表於博士之前懷我好音
庶見鴉鳴之變遷于喬木免同鵠舌之頑儻
○秋八月
遼將伐女真遣使來請兵名宰樞侍臣都兵
馬判官諸衛大將軍以上議之羣臣皆以為
可惟衛尉少卿拓俊京禮部郎中金富侉戶
部冀外郎韓冲右司諫金富軾右正言閔修
以為國家自丁亥戊子兵亂之後軍民僅得

息肩今為他國出師是自生釁端竊恐將來
利害難測也王問至再三卒無定議○西北
面兵馬使朴景綽陞改賜名景仁賜茶藥
○王乘月微行幸虜士郭興所居純福殿清
心臺置酒與近臣論文至曉乃罷○冬十一
月設八關會王自毳庭還至閣門前懸蹕唱
和久之命倡優歌舞仗內幾至三鼓御史大
夫崔贄雜端許載進諫王嘉納之○遼遣利
州管內觀察使耶律義大理少卿孫良謀賚
詔來督發兵仍賜段匹諸物耶律義等詣閣

門欲辭以出兵之議久不決不成禮而退翼
月乃辭

丙甲

十一年

宋政和六年遼天慶六年金收國二年

春正月遣秘書

校書郎鄭良稷詭稱安北都護府衙前持牒
如遼東京誦知節日使尹彥純進奉使徐昉
賀正使李德允等稽留事故○叅知政事致
仕高令臣卒令臣少孤力學善屬文文宗朝
擢第歷仕中外議論慷慨無所屈撓慶尚州
道大水令臣以散騎常侍奉使安撫奏蠲公
田之稅民賴蘇息其在政府公御爭進新法

令臣以為祖宗之法具在何必改作但守而
勿失可也令臣本以清儉自守及李家無義
財○三月王聞遼來遠抱州二城為女真所
攻城中食盡送米一千石來遠統軍鷲不受
○鄭良稷自遼東京還時東京渤海人作亂
殺留守蕭保先立供奉官高永昌僭稱皇帝
國號大元建元隆基良稷至詐稱官御上表
稱臣以國家所遺留守土物贈永昌得厚報
及還匿不奏事覺有司請下獄治之○王如
天壽寺設齋以落之絲棚伎樂連亘道路者

三日宴羣臣于寺門外至曉乃罷還宮赦監
督官吏工匠役徒賞賚有差駐駕都市諸王
宰樞稱觴獻壽王執金景庸手語及先王太
后泣下霑襟左右嗚咽○乙卯幸西京以李
璋金綠判行從事李資謙趙仲璋判留守事
所歷供給務從省約鹵簿儀仗悉令簡便沿
路田有不墾者必名守令責之○尹彥純徐
昉李德允等自遼東京還彥純等拘留東京
高永昌勅令上表稱賀彥純等一如所言及
還匿情不首有司請治其罪○夏四月至西

京置酒大同江扈駕諸主宰樞侍臣西京留
守介司三品以上侍宴風月清和王悅懌與
侍臣唱和時國家閑暇王尚章句好遊宴知
制誥崔淪上書曰昔唐文宗欲置詩學士宰
相奏曰詩人多輕薄若承顧問恐撓聖聰文
宗乃止帝主當好經術且與儒雅討論經史
咨議政理代民成俗之無暇安有事童子之
雕蟲數與輕薄詞臣吟風嘯月以喪天衷之
淳正耶王優納之有詞臣乘隙曰淪所謂
儒雅除臣等別有何人淪短於詩故有此言

王怒在遷瀾春州府使

臣等按

睿宗好文藻所性然也今幸西都
日與詞臣唱酬般樂尤甚崔瀾之疏正忠
膏旨王宜稍自省悟也而聽小人屑受之
想反見踈外何也蓋王之於詞藻淫癖已
深於臣之忠佞言之是非曾然不辨若此
輒惜哉

謁太祖真殿○虜士郭興自上京來賜坐於
常安殿後花壇親賜酒食時忽見東南方有
白雲數片其中雙鶴徘徊因命興賦詩王亦

和之○名諸王及郭興置酒製詩三篇命興

和進○幸金剛興福兩寺還至永明寺御樓
船宴諸主宰樞侍臣復以御製詩宣示臣僚

○金主阿骨打遣阿只來○中書門下奏遼
為女真所侵有危亡之勢所稟正朔不可行

自今公私文字宜除去年號但用甲子從之
○宴羣臣于長樂殿仍宣示御製詩○幸觀

風殿巡視太祖行在所遂御九梯官及晚移
御永明寺名諸主及郭興置酒唱和○制日

朕兼祖宗積累之緒保有三韓懼無以稱人

神之望宵旰憂勞不敢違寧今以日官所請
徙御西京以頒新教將以與物更始使民知
歸以與先王之舊業其先王所訓順陰陽奉
神祇信賞罰公黜陟崇學校表風化一切之
事皆欲遵行期至于治惟爾有司奏聞施行
尊卑服飾禮儀詳定所據祖宗式例沿革定
制以聞又改中外官制○幸弘福寺移御唐
浦古城門樓置酒歡賞名樓曰多景御製留
題命詞臣和進○辛卯王還京都赦蠲所過
州縣租稅時留守百官備儀仗樂部迎駕於

馬川亭大樂管絃兩部爭務奇侈以至使婦
女馳馬擊毬王命黜之○得寶主於西京盤
龍山命王人先造祭器以答神貺宰臣表賀
○五月門下侍郎平章事吳延寵李延寵海
州人家世寒素少貧賤力學善屬文早擢科
第旣躬勤行恂恂然以忠儉自許當官持論
務祛時弊未嘗以私害公故王重之謚文襄
○六月王字之文公表還自宋賜王衣著銀
器等物許子弟入學詔曰朕紹述先猷適追
三代肇興學校誕彌萬邦絃歌之聲無遠不

宿惟爾雅俗有古遺風乃遣諸生觀光上國
盡捐宿習欲見天地之全於變華風亦推禮
義之舊永言向慕既用敷嘉又賜大晟樂詔
曰三代以還禮廢樂壞朕若稽古述而明之
百年而興乃作大晟千載之下適追先王比
律諧音遂致羽物雅正之聲詠彌率土以安
賓客以悅遠人迺惟爾邦表茲東海請命下
吏有使在庭古之諸侯教尊德盛賞之以樂
肆頒軒簾以作爾社夫移風易俗莫若於此
往祗厥命御于邦國雖疆殊壤絕同衣大和

不其美歟○御會慶殿在宰樞侍臣觀大晟
樂○遣李資諒李永如宋謝賜大晟樂○秋
八月東女真阿伊等來朝○制曰文武之道
不可偏廢近來蕃賊漸熾謀臣武將皆以繕
修甲兵訓練軍士為急務然不可專用武事
昔者帝舜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
苗格朕甚慕焉况今宋帝特賜大晟樂文武
舞宜先薦宗廟以及宴享○作清讌閣于禁
中選置學士直學士直閣各一員朝夕講論
經籍○金將撒喝攻遼來遠抱州二城幾陷

其統軍耶律寧欲率衆而逃王遣樞密院知
奏事韓皦如指諭寧以無王旨辭皦如馳奏
王欲令樞密院具劄子送之宰臣諫官奏曰
彼末王旨其意難測請止之王乃遣使如金
請曰抱州本吾舊地願以見還金主謂使者
曰爾其自取之○九月城東界豫州置防禦
使○冬十月閱大晟樂于乾德殿○親享于
太廟薦大晟樂及西都所得瑞玉祭器并奏
新製九室登歌○翰林學士左諫議大夫朴
昇中譏戲清讌閣侍臣語侵上即左遷判將

作監○十一月置寶文閣移清讌閣學士充
之王以清讌閣在禁中學士直宿出入為難
乃修紅樓下南廊為學士會講之堂賜號曰
精義就其左右為休息之所改號寶文閣加
置待制直賜金紫充其選者皆一時豪彥○
御清讌閣命翰林學士兼旨朴景仁講書二
典○大雪名知奏事韓皦如寶文閣直學士
鄭克恭右副承宣文公羨直寶文閣尹諧等
置酒詠雪以前禮部郎中郭俊穆嘗輔導肅
宗殿中內給事金元興潛邸舊學命名賜坐

於諸學士之右○王覽編年通載命寶文閣
學士洪灌等修集三韓以來事實續編以進
○十二月命寶文閣校勘高先柔講書三謨
○命內侍良醞令池昌洽講禮記中庸投壺
二篇謂寶文閣學士等曰投壺古禮也廢已
久矣宋帝所賜其器極為精備將試之御等
可纂定投壺儀并圖以進○宴清燕閣謂學
士等曰朕嘗覽貞觀政要太宗曰但使天下
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可比德於堯舜若
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有芝草鳳凰何異於

桀紂斯言至矣庶幾景行遂命金緣朴景仁
及寶文閣學士詳解政要以進○大儺先是
宦者分儺為左右以求勝王又命諸主分主
之凡倡優雜伎以至外官遊妓無不被徵遠
近金至雄旗亘路充斥禁中是日諫官叩閣
切諫乃命黜其尤恠者至晚復集王抵觀樂
左右紛然爭先呈伎更黜四百餘人○契丹
三十三人漢兒五十二人奚家一百五十五
人熟女真十五人渤海四十四人來投

酉丁

十二年

宋政和七年遼天慶
七年金天輔元年

春正月渤海五

十二人采家八十九人漢兒六人契丹十八人熟女真八人自遼來投○命韓皞如講易乾卦使朴昇中金富佾論難親賜酒食○二月名兩布宰樞議北邊事宜遣中書侍郎平章事金緣措置北邊事○女真八十一人來朝○金緣馳奏金兵攻取遼開州襲來遠城下大夫乞打柳白三營盡燒戰艦統軍耶律寧與來遠城刺史常孝孫等率其衆載艇一百四十艘出洎江頭移牒我寧德城以來遠抱州二城歸于我遂泛海而遁我兵入其城

收兵仗及錢穀甚多王大悅改抱州為義州防禦使以鴨江為界置關防百官上表賀復二城○金主遣阿只等五人來書曰兄大女真金國皇帝致書于弟高麗國王自我祖考介在二方謂契丹為大國高麗為父母之邦小心事之契丹無道陵轍我疆場奴隸我人民屢加無名之師我不得已拒之蒙天之祐獲珍裁之惟王許我和親結為兄弟以成世世無窮之好仍遺良馬一匹書至大臣極言和親不可御史中丞金富轍上疏以為金人

東鑑二十一
十九
新破大遼遣使於我請為兄弟之國以成永世和親之計我朝不許臣竊觀漠之於凶奴唐之於突厥或與之稱臣或下嫁公主凡可以親者無不為之今大宋與契丹迭為伯叔兄弟世世和通以天子之尊無敵於天下而於蠻胡之國屈而事之者乃所謂聖人權以濟道保全國家之良策也昔成宗之世馭邊失策以速遼人之入寇誠可為鑑戒臣願盛朝思長圖遠策以保國家使無後悔宰樞無不笑且排之遂不報○夏四月臺諫上疏

請傳安和寺工役從之○五月門下侍郎平章事致仕任懿李懿少力學擢第宣宗在藩邸素聞其名奏為典籤及即位累遷右兼宜肅宗初內人以宿憾屢譖之肅宗雅知懿純正無他讒言卒不行○李資諒還自宋資諒至汴京帝御睿謀殿盡名一行賜宴仍製詩示之命和進資諒即應製帝大加稱賞及還帝密諭曰聞汝國與女真接壤後歲來朝盍招引數人偕來資諒奏曰女真人面獸心豺獠中最為貪醜不可通上國宋幸臣聞之曰

女真珍奇雜出，高麗膏交通貿易，不欲分利。仲國故沮之，陛下於高麗愛如赤子，今身德如此，不必借高麗可遣一介，招致竟交通致靖康之禍。進士權適、趙奭、金端偕資諒還帝，賜御製親札，詔曰：惟爾忠孝克篤，事大述其世義，知所畏慕，航海遣使受學于師，臨御便殿，試藝于庭，縻以官秩，用榮其歸，以為爾邦之勸。初，帝親策試，適等于集英殿，賜適等四人上舍及第，康就正甄，惟底死于宋。○六月，置天章閣于禁中，藏宋帝所賜親製詔書及

御筆書畫。○宴諸王兩府于清燕閣，用宋帝所賜桂香御酒、龍鳳茗、團珠果、寶血，各賜犀帶、龍衣，命門下平章事金緣撰清燕閣記，寶文閣學士洪灌書。諸石。○以金緣同中書門下侍郎、平章事。○秋八月，幸南京。○簽書樞密院事金黃元，卒。黃元自幼好學，登科，文詞推為海東第一，性清勁，不附勢，與李載同在翰林，齊名。時契丹使至，黃元作內宴，口號有鳳舍綸綽，從天降，鼉駕蓬萊渡海來之句，使驚嘆，未寫全篇而去。然二人皆學古文，不隨

時態宰相李子威惡之曰若此輩久在文翰之地必註誤後生遂奏斥之後出為京山府使有惠政有吏捕殺人強盜以至黃元熟視曰此非賊也趣令放之判官李思絳亦名士力爭曰此盜已服宜治罪不聽後獲他盜果向之殺人者也肅宗開延英殿召掌書籍每觀書有所疑則輒質之呼為先輩而不名及王即位以中書舍人奉使于遼道見北鄙大饑人相食馳驛上書請發倉廩賑之及還百姓見之曰此活我相公也後女真侵遼盡下

東邊諸城唯來遠抱州二城固守不下食盡以財減價買穀于我邊吏禁民貿易黃元上疏曰幸災不仁怒隣不義請糶二城兼許貿易不報然性不拘檢頗好聲色及奉禮部郎中金富軾請贈謚當途有不悅者沮之○王至南京契丹投化人散居南京坊內者奏本俗歌舞雜戲以迎駕王駐蹕觀之○御延興殿受朝賀制多詩以示羣臣○宴諸王兩府侍臣于行宮○九月設重陽宴於延興殿王懽甚賦詩宣示左右○名清平居士李資玄赴

行在資玄中書令子淵之孫容顏魁偉性聰敏登第為大樂署丞忽棄官入春州清平山葺文殊院居之蔬食布衣嗜禪悅道逍遙自樂王遣內臣賜茶香金帛仍累詔徵之資玄對使者曰臣始出都門有不復踐京華之誓不敢奉詔遂上表辭曰以鳥養鳥庶無鍾鼓之憂觀魚知魚俾遂江湖之性王覽表知不可致特幸南京遣其弟尚書資德論赴行在賜御製詩一首資玄赴召王曰道德之老嚮風久矣不宜以臣禮見命上殿拜賜坐茶湯從容相語仍命留三角山清涼寺及再見問養性之要對曰莫善於寡欲王特加嘆賞待遇甚厚既而固請還山乃賜茶香法服以寵之

臣等按古之賢士藏器待時人君屈體以訪之屈心以迎之隆爵以待之則出而為世用若聘莘獵渭三顧南陽者是已今王之召資玄果何為耶嘗觀資玄假儒者之名以圖進取則初非淡然忘世者也及棄官長往高其迹抗其行略似古之裂冠毀

冕脫屣功名者之為矣然跡其行事服道士之服法淨暑之法日用動作非虛無寂滅之教即呼吸吐納之術何補於名教而堪為國家之用乎况畜財殖貨貪鄙吝嗇又為釋老之罪人餘不足觀也彼無黨光不屈之節欽誦高世之見當初屢徵不肯赴召不過矯名飾行引以自高鄙哉硜硜之甚者也王之遣使復徵待以不臣之禮何哉然郭輿之行甚於資玄王之待輿又甚於資玄則其於名資玄亦復何論

冬十月王至自南京○設百座道場於會慶殿齋僧一萬於闕庭二萬於州府○御清讌閣命翰林學士朴昇中講詩關雎○門下侍郎平章事李資謙落成新第王遣使錫予甚厚○御清讌閣命門下侍郎金綠講禮記起居郎胡宗且講書無逸及第權適趙奭金端等講讀夜介及罷○流淮安伯沂于天安府沂辰韓侯倫之子也常與及第崔道元進士自思允承旨權思道等遊道元占星命思允等亦無賴薄行沂與道元設醮于北山寺事

戊戌

覽並坐流沂尋台還○命金緣講書洪範○
以金駿為尚書右僕射李軌為政堂文學判
翰林院事

十三年

宋重和元年遼天慶春正月御清謙
今年金天輔二年

閣命學士洪灌講書樂典仍賜宴○二月命
待制金富侁講詩魯頌命韓安仁講易泰卦

○三月尚書右僕射劉載奉載宋泉州人嘗
隨商舶而來性朴素不事生產又能文時議
多之○門下侍中李瑋致仕以李資謙判吏
部事金緣判兵部事李軌為戶部尚書判禮

部事○夏四月重修安和寺成王親設齋五
日落之董役官吏及工匠賜物有差初監督
近臣務極奢侈勞費不貲又求書扁額于宋
帝聞之御書佛殿扁曰能仁之殿命蔡京書
門額曰靖國安和之寺以賜之○六月御清
謙閣命寶文閣學士李永講書說命○秋七
月宋遣閣門祗候曹誼來先是太子附奏乞
大方脉瘡腫科等醫帝鈴誼押翰林醫官楊
宗立等七人送之○八月遣鄭克永李之羨
如宋謝賜權適等制科御筆詔書王親制表

手書○九月王妃延德官主李氏薨資謙之
女也性柔順聰慧有寵於王自寢疾王愁憂
親自調藥及薨屢舉哭臨謚順德王后葬綏
陵王親祖送于神鳳門外○御清謙閣命韓
安仁講老子○幸順德王后魂堂諫官上疏
曰前月初喪悲哀過度及葬祖祭親拜獻酌
臣民瞻望竊謂過禮今又守小信屈至尊以
臨靈惟恐傷大體王曰祖庭之事非自朕意
嘗聞宋帝祖送靖和皇后出端門外親酌拜
奠故倣而為之况一幸魂堂何害於義○冬

亥巳

十一月御清謙閣命韓安仁講易復卦○十
二月以金尚碑判閣門事李惟寅為大府卿
二人清直自守所至皆有聲績而未嘗于謁
權貴故年高未達同知樞密院事韓安仁上
劄子請加擢用以勵具臣故有是命
十四年宋宣和元年遼天慶九年金天輔三年春二月女真來
朝○幸順德王后魂堂○金主遣使來聘致
書曰朕興師伐遼賴皇天助順屢敗敵兵北
自京南至海部族人民悉皆撫定今遣
孛堇木孛報諭仍賜馬一匹至可領也○三

月以金至和為左僕射參知政事崔贄為右
僕射判御書院事○夏六月加李資謙同德
功臣三重大臣以王字之為樞密院使判三
司事韓安仁為刑部尚書知樞密院事金沾
為御史大夫○秋七月始於國學立養賢庫
養主自國初肇立文宣王廟于國子監建官
置師至宣宗將欲教育而未遑王銳意儒術
詔有司廣設學舍置儒學六十人武學十七
人以近官管勾事務選名儒為學官博士講
論經義以教導之文風稍振○八月御清謙

庚子

閣命翰林學士朴昇中講洪範○禮中書主
事曹舜舉聘于金國書有况彼源發乎吾土
之語金主拒不受○幸順德王名魂堂○契
丹遣蕭公聽耶律遵慶來論近因道途阻礙
難通貢賀頒賜恩禮累年曠隔并賜衣著○
冬十一月御清謙閣命朴昇中講中庸○閱
射于清謙閣○增築長城三尺金邊吏發兵
止之不從報曰修補舊城金主勅邊吏曰毋
得復軼生事但慎固營壘廣布耳目而已○
十五年 宋宣和二年遼天慶 春二月棄南京
十年金天輔四年

○夏四月至自南京○五月賜李之屯等三十
十八人及第時王頗好樂妓玲瓏過雲等以
善歌屢承恩賚國學生高孝冲作感二女詩
以諷之中書舍人鄭克永言於王王不悅孝
冲赴是舉王命黜之遂下獄寶文閣待制胡
宗且上書營救乃釋之

臣等按唐韓愈於憲宗朝感二鳥而作賦
其意蓋彼以鳥而猶遇我以人而不遇實
諷憲宗喜賢不如喜鳥也今孝冲見王喜
聲妓便有感而詩之即愈賦鳥之意也然

喜女之害豈但如喜鳥而已耶夫淫聲美
色易以誤人若一近之駸駸然溺於其中
而不悟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孝冲之詩
隱然有規箴陳戒之意王宜悔謝改行之
不暇而遽命黜試不知王之試人欲取何
等人而黜是人也非惟黜之又令下吏未
知竟坐以何律也惜乎王之不明也向微
宗且營救之力孝冲幾不免矣

迎入佛骨于禁中初王字之使還宋帝以金
函盛佛牙頭骨以賜置於帝釋院至是置山

呼亭○六月御清讌閣命朴昇中講洪範○
以金駿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御清讌閣命
國子祭酒鄭克永講禮月令○親醮于福源
宮遂幸安和寺順德王后真堂薦酌流涕○
御清讌閣命金緣講書太甲○秋七月遼遣
樂院副使蕭遵禮來詔曰御東陞立社北闕
稱藩自二尊之戎生致一方之路阻嚮祈立
嗣未始行封近稔動王又嘗敵愾每至念此
已多撫然更待無宜輒圖蕩寇頃頒密詔俾
論茲懷道會多艱入難偕往或旋沂楫莫達

封函賜幣微通僅能將意謝章遽拜益驗輸
誠而又言出由衷心期報上既增慷慨須事
澄清固在同仇是爲大順佇觀實效續俟來
音○宋遣承信郎許立進武校尉林大容等
來及還王欲許階上參見起居注韓冲左司
諫崔巨麟侍御史崔洪略等諫曰今詔使本
商人嘗到我國與市井人販賣而又秩星於
傳詔則拜階上已是過謙今宜拜階下從之
○八月庚寅震西京重興寺塔○幸安和寺
順德王后真堂感傷久之左右有流涕者○

乙酉幸西京幸興福永明寺觀潮幸大同江登舟觀魚○九月又幸永明寺觀潮○樞密院使致仕金漢忠卒漢忠少雄偉力學登科嘗為安西都護府使政尚寬簡吏民便之尹瓘之初伐女真也漢忠為兵馬使與瓘謀厚辭厚禮結和女真以息邊患後又從瓘再出師女真恃和親不設備遂掩擊敗之其妻文宗幸婢之女以故雖至達官不得入臺省○冬十一月王至自西京赦○左遷侍御史陳叔廬元崇為都官負外郎先是御史臺奏適

者風俗日侈公私宴會器皿華麗上下無等請依舊制申行禁止如或違者尊者奏決卑者先囚後奏王從之至是八關習儀樞密院果卓逾制臺官拘囚執事別駕院使王字之知院事韓安仁乘醉怒罵使釋之臺官不聽字之等奏臣等不肖為小官所辱乞罷職王重違大臣意左遷叔等遣近臣敦諭字之等視事○御清謙閣命金富侑講詩泮水○十一月王以順德王后喪異名太子及平章事李資謙知奏事李資諒等置酒極懽恩資甚

渥

世辛

十六年

宋宣和三年遼保大元年金天輔五年

春正月制曰男

女之制尤重太倫帝王之興亦資內助欲家人之正位須關雎之好仇今將以辰韓公長女大卿崔湧季女備之內職有司宜據禮典定名以聞禮司請以王氏為貴妃崔氏為淑妃許之○王太子加元服于壽春宮百官表賀先是太子在行宮欲加冠平董事金綠奏曰冠者禮之始事之重故冠於阼三加彌尊所以尊其禮而著成人之義也今以元子之

貴行事於外非所以法先王示後代宜令有司舉禮以行從之○二月在遷中書舍人韓冲為西京副留守左正言任元漚為殿中內給事先是同知樞密院事崔弘宰隨尹瓘伐女真密析陰助願成大藏堂於開國寺至是請軍將輸材木冲等論奏擅興之罪王諭止之冲等固執乞罷故有是除○三月幸彰信寺微行至綏陵王之將行諫官奏曰前古君王未有親詣后妃陵寢考之禮典亦無其文玄官久掩宿草荒翳至尊俯臨能無悲感臣

子之心不勝恐懼伏望以禮自抑俯順人望
不從○宋遺姚喜來○御清謙閣命翰林學
士朴昇中講禮月令起居注金富軾講書說
命○夏四月辛酉安和寺還次李資謙山齋置
酒○賜李資謙推誠佐理功臣邵城郡開國
伯子之義公儀皆進職○御清謙閣命朴昇
中講書洪範命起居舍人林存講詩雲漢○
六月御長齡殿命朴昇中講禮月令○參知
政事致仕朴景仁李景仁少力學登科三為
諫官言論鯁直無所依違時議重之

寅 全

十七年

宋宣和四年遼保大二年金天輔六年

春正月御清謙

閣命_{中書舍人}金富軾_{講易乾卦}○門下侍
郎平章事致仕崔弘嗣_{李弘嗣}起自寒微以
文行聞性貞介寡欲朝無黨與居家不言公
事妻子未嘗見其戲笑人有饋遺雖蔬果不
受王深重之然務苛察見人小過輒不忘世
以此短之○御紗樓名_{文臣}五十六人_{刻燭}
命賦牡丹詩詹事府主簿安寶麟為第一賜
綸有差時康日用以能詩鳴王竝觀其作燭
將盡日用纔得_{一聯}云頭白醉翁看殿後眼

明儒老倚欄邊袖其藁伏御溝中王命小宦
取視嗟賞不已曰此古人所謂白頭花鈿滿
面不如西施半粧慰諭而遣之○幸順天館
宴宰樞于香林亭忽覺背有微腫使駕還宮
禱于山川神祇○參知政事王字之孝去祖
朴儒佐太祖有功賜國姓字之由胥史進其
妹壻王國髦之殺李資義也衛官門以功為
都校令蕭宗丁亥以兵馬判官伐女真屢有
戰功○平章事李資謙等詣純福殿告天禱
曰昔周武王有疾周公以至誠請命于天

疾乃瘳今臣等皆以愚不肖承乏備員無政
術以安于民庶無德行以媚于神祇但以貪
鄙不道為國巨蠹天作之孽上延君父惟天
聰明宜降疾咎于臣等之身無令元首久困
沉痾○乙未王疾革扶坐見宰樞曰朕以不
德天降之孽疾疹不瘳太子雖在幼少德行
宿成諸公同心協輔無墜祖構羣臣俯伏流
涕不知所言王召太子曰予疾大漸勢不復
痊爰釋重任傳歸於汝予追思平生所行得
少失多慎勿效焉但當稽古聖賢之道奉我

太祖之訓不憚于位永綏庶民太子俛首泣
不能起王命韓安仁取國璽以授之遂薨時
太子幼王諸弟頗有覬覦心李資謙奉太子
即位於重光殿朝夕奠殯哭踊盡哀左右侍
臣哀慟不能止甲寅葬裕陵上謚文孝大王
廟號睿宗

史臣曰睿宗天資明哲嘗在東宮禮接賢
士敦行孝悌及即位宵旰憂勤勵精未洽
但志存招境僥倖邊功仇隙未已歆慕華
風信用胡宗且頗惑其言未免有所失矣

然知用兵之難棄怨修好使隣境感慕來
服恤鰥寡養耆老開設學校教養生員置
清讌寶文兩閣日與文臣講論六經偃武
修文欲以禮樂成俗故韓安仁曰十七年
事業可以貽厥後世信哉

夏五月追尊母順德王后為文敬王大后○
以李資謙為協謀安社功臣守太師中書令
邵城侯金景庸為同德翊聖功臣樂浪公李
瑋為匡國功臣桂陽公林有文金駿為門下
侍郎平章事韓安仁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崔

弘軍金若温參知政事李資諒為樞密院使
金沾知樞密事文公羨為樞密副使○秋七
月參知政事致仕李軌率軌以科第進與金
黃元友善俱以文章著名時稱金李○詔曰
中書令李資謙太后之父於朕為外祖其班
次禮數不可與百官同宜令兩府兩制及諸
侍從官會議聞奏寶文閣學士鄭克永御史
雜端崔滯議曰傳曰天子有所不臣者三后
之父母居其一今資謙當上書表不稱臣及
君臣大宴會不與百官庭賀徑詣幕次拜上

卷拜而後坐殿衆議雷同寶文閣待制金富
軾獨上議曰漢高祖初定天下五月一朝太
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皇帝
雖享人主也太公雖受人臣也乃何令人主
拜人臣高祖善家令言詔曰人之至親莫親
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
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今王侯卿大夫已尊
朕為皇帝而大公未有號今上尊太公曰太
上皇以此論之雖天子之父若無尊號不可
令人主拜故後漢獻帝皇后父不其侯伏完

鄭玄議曰不其伏在京師禮事出入宜從臣禮若后息離宮及歸寧父母則從子禮故伏完朝賀公庭如衆臣及皇后在官后拜如子又東晉穆帝母褚太后見父之禮衆人駁議不一博士徐禪依鄭玄議曰王庭正君臣之禮私覲全父子之親是太順之道也又魏帝父燕王字上表稱臣雖父子至親禮數尚如此况外祖乎按儀禮五服制度母之父母服小功五月而已與已父母尊親相遠豈得與上元禮宜令上表章稱臣在王庭君臣之禮

則從衆至於官闈之內則以家人禮相見如此則公義私恩兩相順矣宰輔以兩議聞王遣近臣康侯顯問資謙資謙奏曰臣雖無知識今觀富軾之議實天下之公論也徵斯人羣公幾陷老臣於不義伏願從之勿疑詔可○九月詔改生辰安貞節為慶龍節○命修睿宗實錄去是平章事韓安仁奏睿宗在位十七年事業宜載史冊貽厥後世請依宋朝故事置實錄編修官制以寶文閣學士朴昇中翰林學士鄭克永寶文閣待制金富軾充

編修官○冬十月冊李資謙為漢陽公○賜
李資謙母朝鮮國夫人金氏金帛藥物○十
二月放帶方公傭于京山府為李資謙所構
也○李資謙流中書侍郎平章事韓安仁于
甘勿島殺之又流樞密院副使文公羨翰林
學士鄭克永知御史臺事李承宣韓桂于外
初安仁公羨與資謙弟資諒及崔弘宰俱在
樞府資諒憑勢安仁公羨恃寵雖外和而內
忌且與弘宰不相得又安仁以資謙為國上
宰事皆關決而惰慢不朝事多壅蔽陽尊資

謙封為上公不令視事而陰欲奪其權使桂
奏之諸李知其謀銜之安仁公羨等以大醫
崔思全視睿宗背疽以為微腫不早治欲置
於法王罰徒二年故思全亦頗怨望會資謙
以崔惟迪為給事中物議紛然有內給事張
應樞者好于時附勢聞惟迪以奴婢二十口
賂資謙得是職密語安仁安仁颺言于省中
惟迪愬於資謙資謙大怒請辨于御史臺安
仁慚恐告休在家遂與公羨及堂弟克永妹
壻永等數相會侵夜而散思全得其間欲釋

舊憾與檢人蔡碩譖於資諒私案曰安仁公
羨結黨陰謀將不利於李令公資諒頗以為
疑遂羅織其罪奏流安仁沉殺之又流公羨
克永柱永于外其兄弟子壻姻婭皆緣坐流
竄族黨罷職者亦多安仁力學善屬文及王
即位以侍學舊恩密近用事兄弟親戚介據
要路士大夫無不趨附遽乘勢謀軋權貴以
至於敗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一

高麗紀

仁宗恭孝主一

諱楷字仁表古諱構睿宗長子母順

德王后李氏姓仁孝寬慈好學多才

待師友以禮在位二十四年壽三十
八

卯癸

元年

宋宣和五年遼保大三年

春正月宋使許

立來

○幸外帝釋院自是屢幸寺院○前知

御史臺事李永季于敗所永父仲宣以安城

郡戶長選為京軍永幼從師學問父歿欲繼業為胥吏以狀付主事揖不拜主事怒且罵永即取狀壞之曰吾可以科舉仕朝何敬汝為遂勲業擢第歷史館臺諫及韓安仁見殺永以妹壻坐流瑯島或告曰似聞君之母子將沒為奴婢永曰吾以內省不疚故忍死待時若老母以予故沒為賤隸吾何苟生乃飲酒一斗憤懣死時人惜之資謙遺術士瘞道傍牛馬不敢踐或病瘡者就禱則愈後資謙敗其子請改葬掘之屍不變贈簽書樞密院

事命吏部削罪案永天資方直不為權貴所撓然取友不端拓俊京等謀毀李汝霖智祿延等毀斤朴景升永皆與焉○以金錄判秘書省事監修國史錄有文名清節睿宗深器之擢置宰輔恩禮優重及王幼冲嗣位外戚用事緣恐及害懇辭乞退不許至是將赴衙聞街上童謠因墜馬歸卧未免愈篤故有是命○夏六月宋遣禮部侍郎路允迪中書舍人傅墨卿來詔曰逖聞嗣國甫謹修方諒惟善繼之初克懋統承之望遽經變故深極傷

摧肆遘命使之華往諭象賢之寵載蕃賚予
併示哀榮宜祇服於王靈用永遵於侯度今
賜卿禮物王詣魂堂受祭奠吊慰允迪等告
王曰帝聞先國王薨逝嗣王傳業故遣使致
奠吊慰詔書祭文皆御製親札在元豐間祭
吊止是常例今恩禮甚異特加父子之寵大
觀年間所降詔書內特去權字以示真王之
禮今此御札亦示殊恩但先王為已受遼冊
命故避諱耳今遼命已絕可以請命朝廷王
答曰弊邦自祖宗以來樂慕華風况我先考

以禮事大以忠述職雖在海外心常在於王
室故天子灼見屢加寵澤今又親製祭文特
示異恩於臣職銜又去權字雖先考嘗蒙此
禮小子何足以當之所謂冊命天子所以褒
賞諸侯之大典也今恩制未終而遽求大典
於義未安實增惶愧具於明年遣使謝恩并
達微誠惟公等善為敷奏○秋七月以李資
謙判西京留守事○遣河則寶如遼自龍州
泛海不達而還○冬十二月以崔私宰為門
下侍郎平章事拓俊京為吏部尚書參知政

事

辰中

二年宋宣和六年遼保大四年會二年春正月太師中書

令李資謙以母喪去位母金氏性貪吝抑買

市人財物或全不與直又縱奴婢橫暴及死

市人相賀○門下侍郎平章事金暖卒暖英

銳好學善屬文擢魁科出為晉州司錄清自

有政績尹瓘之伐女真也以刑部郎中為左

軍判官及軍敗瓘怒縛軍士將戮之暖大言

曰今日之敗由兵馬使林彥之失律也釋此

不問而戮軍士豈所謂不吐剛不茹柔之意

乎瓘愕然解其縛而縱之○二月李資謙流

同知樞密院事崔弘宰于昇州褥地島弘宰

起自將家善射御屢從軍及貴顯擅作威福

時資謙驕溢自知不為人所服常畏圖已有

武人權因者知其意訴資謙曰弘宰與將軍

鄭旌淑李神義陰謀將不利於今公資謙以

問拓俊京俊京言弘宰為人難測不可保其

不然也資謙乃密奏流弘宰又流旌淑神義

及弘宰子翔温端僧道休及温妻父盪令瑒

于遠地○夏四月遷惠宗神主于順陵祔睿

宗神主

宗于大廟時人議曰惠宗有功德於民當為不遷之主遷之非禮也○遣樞密院使朴昇中詔諭中書令李資謙曰公先王之所付託冲人之所尊親任大而責深功崇而德重不可與羣僚同其稱謂自今所降書詔不稱名不稱知此雖異數亦率舊章所宜祇受無或固辭仍趣釋表赴朝賜衣帶鞍馬金銀幣帛甚多資謙上表陳謝請終制昇中上劄字請以賜中書令詔書及中書令陳謝章表付史官書諸史策以彰陛下親賢之意大臣至誠

行孝之節蓋欲媚資謙也○初宋明州杜道濟祝延祚隨商船到本國不遷明州拜移文取索國家上表請留至是帝許道濟等任便居住○秋七月親禘于大廟太祖東向德靖文睿為昭顯順宜肅為穆○遣使冊李資謙為亮節翼命功臣領門下尚書都省事判吏兵部西京留守事朝鮮國公食邑八千戶食實封二千戶府號崇德官曰懿親封其妻崔氏為辰韓國太夫人子之義為秘書監樞密院副使公儀為尚書刑部侍郎之彥為尚書

工部郎中兼御史雜端之甫為尚書戶部郎
中知茶房事之允為殿中內給事之元為閣
門祗候以子僧義在為首座王出乾德殿門
外親傳詔書百官詣殿庭賀次進資謙私笺
賀崇德本逆臣金致陽西宅號後及知之時
又有旨追封資謙祖考朴昇中建議請以竹
冊封崇告墳日賜教坊樂禮部侍郎金富軾
以為宗廟用樂象平生若墳墓丘墟之地皆
以素服從事至於涕泣豈可用樂昇中又欲
號資謙生日為仁壽節富軾以為生日稱節

自古既無唐玄宗時始稱皇帝生日為千秋
節未聞人臣有稱節者金若溫曰侍郎議至
當吾無間然○遣樞密院副使李資德御史
中丞金富轍如宋謝恩○李資謙釋服上官
坐中書省宰樞文武常參以上階上七品以
下階下綴行陳賀是日大雨雷電市道水深
丁文震迎息館

臣等按君臣之名分如天建地設不可以
私意而亂之也在仁宗朝資謙親則外舅
尊則國舅然君臣之名分猶在也今乃不

稱名不稱御開府建官又令百官陳賀猶
二君於國所謂名分顧安在哉使之益驕
其志長成其惡漢之王鳳音奔復生於余
而明者知將有上官桀安之變矣夫陽君
道也陰臣道也陽道表而陰沴作理自然
也今資謙以臣抗君以陰抗陽賀事纒畢
而有大雨大水之變天道之不憚若是可
不畏哉

八月李資謙納第三女于王資謙恐他姓為
妃則權寵有所分故強請之王不為得已從之

是日驟雨大風拔木○御神鳳樓大赦教曰
朕自叨上嗣濫位震宮不能以孝行奉於君
親仁德聞於士庶不天遭禍易節終喪抱可
劒以哀號覩義墻而永慕欲尊眾家之長以
慰先后之靈况朝鮮國公忠誠夾輔功業既
崇遣使策命公及夫人兼叙用諸子塔宜以
餘息推及內外斬絞一罪以下咸赦除之望
秩山川饗老人及篤廢疾鰥寡孤獨義夫節
婦賜物有差凡有職者各以次陞職是日中
外所獻方物悉歸崇德府○冬十一月以拓

俊京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守司空中書侍郎平章事

已乙

三年宋宣和七年遼保大五年金天會三年春正月李資謙又納第四女于王是日又大風雨

臣等按

資謙去年納第三女今年納第四

女音魏公操窺伺漢鼎納三女于帝為貴

人官中動靜無不先知今資謙之計即操

之計資謙自信圖識李氏得國之語畜無

君之心非一朝一夕史氏以資謙納三女

為懼權寵之分何見事之晚也

夏四月拓俊京自免歸其鄉谷州王聞之遣

侍郎崔湜等追及於牛峯郡諭之乃還味幾

復職○詔開明宅是朝鮮國公祖先所居命

有司修葺今既訖功改號重興宅仍許資謙

入廡遣參知政事李壽等賜教書及衣襪金

帛七由奴婢鞍馬甚厚幸其第置宴用家人

禮夜女而還以之羨試禮部尚書同知樞密

院事公儀為衛尉卿諸子弟姻婭拜官有差

○清平山人李資玄卒資玄生長富貴黃綠

戚里乃厭紛華愛閑適棄官入山以終其身

然性吝多畜財貨舉物積穀頗為一方農民
所苦及有疾王遣內醫問疾賜茶藥○五月
體司宰少卿陳淑尚衣奉御崔學鸞如金
以國書悲表又不稱臣不納○秋八月幸西
京○九月樂浪伯金景庸卒景庸偉觀有風
采少放逸好聲色嘗與人鬪于道宋商見之
曰子骨法秀異必富貴而壽請自愛景庸由
是頗自負及為宰相倚勢殖貨治第杜觀時
議譏之○冬十一月王至自西京○十二月
以拓俊京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朴昇中參知

政事李之義知樞密院事

四年宋欽宗靖康元年春二月冊王妃李氏為

延德宮主即資謙第三女也○內侍祗候金
粲錄事安甫麟與同知樞密院事智祿延等
謀誅李資謙拓俊京不克資謙俊京舉兵犯
闕殺甫麟祿延左僕射洪灌知樞密院事金
績等流繫于遠地初睿宗晏駕王幼冲即位
資謙欲固其權寵納兩女于王有不附已者
百計中傷以其族屬布列要職多樹黨與自
尊為國公開府置僚屬號生員仁壽節內外

午丙

賀謝稱箋諸子爭起第宅連亘街陌勢焰益熾賄賂公行終其僕隸奪人車馬載輸已物小民皆毀車賣牛馬道路騷然資謙又欲知軍國事請王幸其第授冊勒受時日事雖未就王頗惡之粲及南鱗常侍左右揣知王意乃與祿延謀請除之王遣粲問計於平章事李壽金仁存皆對曰上生長外家恩不可絕况彼黨與滿朝不可輕動王不聽祿延等名上將軍崔卓吳卓大將軍權秀將軍高碩等圖之時之元妻父俊京與其弟俊臣頗用事

卓等素疾之約束既定至是日初夜率軍入官先殺俊臣及俊京子內侍純祗候金鼎芬錄事田其上崔英等投屍於宮城外內直學文及郎中王毅踰城奔吉其詳資謙俊京等相顧戰恐名集宰樞百僚于其第資謙蒼黃失措使之羨往復議問皆莫知所對俊京曰事急矣不可坐待乃與崔湜李侯進尹翰等率數十人夜至朱雀門不得入使翰踰城折鑰開關入至神鳳門外呼譟殷地祿延卓等膽落不能出資謙使人火崔卓吳卓秀碩等

家囚其妻奴灌直宿都省嘆曰主辱臣死吾
可自安翼自黎明至西華門扣扉請入祿延
使繩上之因侍王側俊京見俊臣輩屍恐不
免與之甫湜俠進金鼎黃曹舜舉尹翰文仲
經等名聚軍卒入取軍器庫其仗進圍昇平
門資謙子僧義莊自玄化寺率僧三百餘人
至宮城外在宮內者無敢出但持弓矢分守
子城門王御神鳳門張黃傘俊京軍卒望見
羅拜呼萬歲王問汝輩何為操兵而至對曰
聞賊入禁中請衛社取玉曰無之令侍御史

李仲起居舍人胡宗且宣諭軍士解甲投兵
俊京怒拔劍逐仲等令軍卒復擐甲執兵大
呼或有流失及御前義莊之徒斧斫神鳳門
柱有自樓上射僧中其頭即斃資謙使祗候
崔學鸞錄事邵億至宮門上奏請出禁中作
亂者言甚不遜王默然有內侍朴深造者昇中
之子也自宮溷中出衣上矢汁淋漓徑至資
謙第告宮中事狀俊京遣億謂資謙曰今日
向晚恐賊無夜竊發及其未發焚宮門索擒
之資謙使之羨問李壽谷曰宮宇相比恐延

燒不可撲滅甚不可也俊京不待報取少存
監黃灰木將作監木槿積東華門廊火之風
焰扇熾須臾延及內寢宮人皆驚駭藏匿及
晚俊京之甫被甲上馬率兵至春德門內侍
李叔晨開門納之俊京入左掖門前禁衛別
將李作將軍宋幸忠拔劍逐之俊京奔退作
手闔門扉俊京差人守諸門令曰有自內出
者即殺之續在直廬見火逼乃曰我平生拙
直不畏強禦與李拓有隙出必遇害與其死
於賊手不如自盡乃使從者閉戶逮火而死

夜王步至山呼亭嘆曰恨不用金仁存之言
仁存即金縑也侍從皆散唯近臣林景清等
十餘人在王恐被害請禪位於資謙資謙畏
兩府之議未敢發言壽賜言於坐中曰上雖
有詔李公豈敢如是資謙意遂沮曰臣無二
心資謙以劉漢知洪立功為借將軍率兵聽
俊京指揮俊京使立功以軍卒六十餘人攜
業至都省南路立功密語軍卒曰我等皆王
臣負新燒宮非臣子之義遂從宣教門實入
見王王悅王以火焰將逼欲出會資謙遣承

宣金珣請出御南宮王步至景靈殿命內侍
自思清奉祖宗神御納諸內帝釋院智井中
乃出西華門乘馬至延德宮吳卓道前俊京
使郎將張成拔劍突入執卓殺之又分遣人
執崔卓秀碩漢卿幸忠作甫麟及大將軍尹
成韓景將軍朴英宋仁史惟挺吳挺臣郎將
李需內侍崔箴員外郎朴元實等皆殺之灌
老病不能行最後出至西華門外俊京使殺
之內侍奉御王觀大將軍尹先郎將丁寵珍
別將張成好侍從在南宮資謙請出之再三

王不得已從之皆殺之資謙又與俊京議亂
作日直宿者無貴賤皆殺之壽執不可乃止
將軍李祿千金且金彥逃匿以免是日宮禁
焚蕩唯山呼賞春賞花三亭及內帝釋院廊
廡數十間僅存百官狼狽奔散直史館金民
唯獨負國史至山呼亭北掘地藏之賴免焚
滅之甫縛袴祿延於順天館慘酷幾死使翰
押流遠地行至忠州翰斷支體埋路傍而還
流祭于遠地吳卓子子升高碩弟甫俊奔匿
北山使朴永跡之甫俊等登高岩罵永曰資

謙竊寵擅權流毒生民甚於豺虎將覆宗社
汝輩皆姦諂以事之曾奴隸之不若吾儕舉
義以謝吾民而不克者命也義士豈死於汝
庸奴手乎乃呼天即投岩下而死祿延蔡文
之曾孫歲甲申從討女真頗有功為人無學
術自謂有智而謀拙乃及於禍灌唐城郡人
力學善寫續嘗知靈光牧清州皆有政聲為
時輩所推○三月資謙遷王于重興宅西院
王去仗衛從間道及院門天卿金義元崔滋
盛以重興宅執事出迎郎將池錫崇散負權

正鈞隊止吳舍自山呼亭至南宮不離左右
至是錫崇等扶王將入北門資謙俊京欲殺
之使郎將李積善牽出錫崇手執御衣疾呼
請救王顧叱積善蹴其胸猶不釋御衣為之
裂幞頭亦觸楣而破之義之甫在門望見王
不下階崔湜獨出拜罵積善曰有聖旨汝何
敢爾積善遂釋之錫崇等尚恐懼不能出時
宦者趙寧詣事資謙王名湜寧曰錫崇等三
人至誠愛君更無他心爾等為我請勿令殺
俊京從之流于遠地王升堂資謙與其妻出

拜拍手拊地大哭曰自皇后入宮願生太子及聖人誕生祈天永命無所不至天地鬼神鑑吾至誠不圖今日反信賊臣欲害骨肉王着報無言王自居西院左右皆資謙之黨鬱鬱無聊國事不自聽斷動止飲食皆不自由百僚移寓傍近寺館因循備員耳資謙俊京威勢益熾其所施為無敢誰何

史臣曰消息盈虛天行也資謙之惡極矣其亡可立而待祿延等因人不仁忍欲除君側之惡而智小謀淺卒至殺身亂國昔唐

李訓鄭注欲鋤翦宦官而不能克甘露之變禍及國家其事略同固可嘆也已

李資謙贈拓俊臣守司空左僕射其所惡內侍二十五人自是外家益橫自杜昇中許載而下諛佞附托威虐可畏王密與內醫崔思全謀之思全曰資謙所以跋扈者惟恃俊京上着得俊京則兵權內屬資謙特一夫取王曰俊京為國公腹心至結婚姻而俊臣及純皆為官兵所害以是疑之遂筮得吉兆思全因徃後京家諭以忠義曰太祖列聖神靈在

天禍福可畏而資謙特借官掖之勢爾無有信義不可與同好惡公宜一心奉國以立永世不朽之功俊京心然之○王教俊京曰惟朕不明致此兇徒生事使大臣憂勞皆寡人之罪也是用省躬悔過指天誓心與臣民惟新厥德卿其更勵厥修無念既往盡心夾輔俾無後艱○名百官議事金可古皆言不可獨李資謙拓俊京曰金昔為小國事遼及我今既暴興滅遼與宋政修兵強日以強大又與我境壤相接勢不得不事且以小事大

先王之道宜先遣使聘問從之○癸巳黃露四塞○甲午日色如血○赦斬絞以下罪以李拓之黨謂之衛社授職有差○遣知樞密院事金富佾就拓俊京私第趣令視事仍賜鞍馬先是李之彥奴罵俊京家奴曰汝主射宁位人官禁罪當死汝亦當沒為官奴豈得辱我哉俊京大怒走詣資謙家乃解衣免冠曰吾罪大矣當詣所司自辨徑出不復顧資謙遣之羨公儀請和俊京罵曰前日之亂皆爾等所為何獨謂我罪當死乎卒不見因言

欲歸老吾鄉王聞之有是命○夏四月王如
安和寺李資謙扈從百官拜馬前資謙視之
自若王回望舊宮泫然淚下○遣鄭應文李
侯如金稱臣上表○以拓俊京為門下侍郎
判兵部事李壽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李資德
許載並叅知政事金富弼為政堂文學李之
義判樞密院事金富軾為御史大夫樞密院
副使○五月李資謙反命崔思全拓俊京討
之流資謙及其黨于外先是王移御延慶宮
資謙寓居宮南鑿北垣以通宮內取軍器庫

甲兵藏之家中王嘗獨往北園仰天慟哭移
時資謙因十八子讖欲圖不軌置毒餅中以
進妃密白于王以餅投烏鳥斃又送毒藥令
妃進于王妃奉枕陽蹶而覆之妃即資謙第
四女也俊京既與資謙構隙思全又乘間說
之俊京乃決策附奏云願自効王使謂俊京
曰國公雖僭亂反狀未著朕若先舉親親之
意謂何徐俟其變應之未晚常使中人伺之
俊京在兵部注擬武職王手書小紙密遣宦
者趙毅以示俊京曰今日崇德府軍將持兵

欲歸老吾鄉王聞之有是命○夏四月王如安和寺李資謙扈從百官拜馬前資謙視之自若王回望舊宮泫然淚下○遣鄭應文李侯如金稱臣上表○以拓俊京為門下侍郎判兵部事李壽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李資德許載並叅知政事金富軾為御史大夫樞密院叅判樞密院事金富軾為御史大夫樞密院副使○五月李資謙反命崔思全拓俊京討之流資謙及其黨于外先是王移御延慶宮資謙寓居宮南鑿北垣以通宮內取軍器庫

甲兵藏之家中王嘗獨往北園仰天慟哭移時資謙因十八子讖欲圖不軌置毒餅中以進妃密自于王以餅投烏鳥斃又送毒藥令妃進于王妃奉枕陽蹶而覆之妃即資謙第四女也俊京既與資謙構隙思全又乘間說之俊京乃決策附奏云願自効王使謂俊京曰國公雖僭亂反狀未著朕若先舉親親之意謂何徐俟其變應之未晚常使中人伺之俊京在兵部注擬武職王手書小紙密遣宦者趙毅以示俊京曰今日崇德府軍將持兵

至殿北若將入寢門朕若遇害實否德朕致
所可痛者太祖創業列祖相繼以至寡躬若
為異姓所易非獨朕罪實輔相大臣所深恥
也惟卿圖之俊京乃以御筆示尚書金珣珣
跪呼天泣曰有旨如此義當死事公其可安
乎俊京與珣率將校七人僚吏僕隸二十餘
人出北門倉卒無所持各取柵木為棒自金
吾衛南橋入宮毅迎呼曰事急矣趣入遂閉
廣化門李公壽隨至王命開一扉以納之公
壽即李壽也時巡檢都領鄭惟晃率百餘人

入軍器監介授兵甲向延慶宮路見資謙黨
少卿柳元湜其言不順即殺之俊京身擐甲
曳急入宮王出天福殿門遜之俊京奉王以
出資謙之黨射之俊京拔劍一呼無敢動者
王入御軍器監嚴兵衛俊京使承宣康侯顯
名資謙資謙服素而至俊京與公壽議拘囚
資謙及妻子於八關寶斬其將軍康好高珎
守等皆資謙所指使者也介遣人逮捕支黨
王出御廣化門使告于眾曰禍起蕭牆大逆
不道賴忠臣義士舉義除害眾皆稱萬歲懽

呼拊躍至有流涕者之羨聞變率百餘人至
廣化門不得入徘徊往返與李資德金仁揆
入兵部亦不知資謙被拘及晚巡檢至兵部
執之羨囚檢點時資德等驚駭散去王還御
延慶宮近侍先入清宮僧義莊匿內寢執送
八關寶流資謙及妻崔氏子之先于靈光之
羨陝州公儀珍島之彥巨濟之甫三陟義莊
金州之元咸從閣門祗候朴彪文仲經直長
朴永太史令梁麟冬官正梁獬內侍李叔晨
李芬太將軍金好將軍池顯池福臣郎將崔

思琰別將位好散員宋用中并兒息三十餘
人及官私奴凡九十餘人分配遠地彪最姦
黷諂媚資謙凡聚斂附益皆其所為故射利
于祿者競賂之遂以臣富朝遠尤疾之戮諸
中道沉于水又執射神鳳門者下人及之彥
家臣金冲枷于都市凡三日流之遠島其親
黨資德仁揆同知樞密院事金義元禮賓卿
李資元殿中少監朴孝廉內侍郎中王毅祗
候李存皆貶為守令○宣旨曰朕以幼冲承
襲祖業意欲倚賴外家事無大小一切委任

而縱為貪暴殘民害國朕雖知之無以防閑
患起倉卒判兵部事拓俊京俱義定難功不
可忘宜令所司論功懋賞軍器少監崔思全
同心密輔可并賞功○流朴昇中于蔚珎其
子深造等四人于南裔昇中與許載崔湜諛
附資謙無所不至立府置僚稱箋稱節皆昇
中所為至是諫官論斥○以拓俊京為門下
侍中俊京以越次固辭不拜○六月以拓俊
京為推忠靖國協謀同德衛社功臣檢校太
師守太保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

戶部事兼西京留守使上柱國妻黃氏為齊
安郡太夫人賜衣服金銀器布帛鞍馬及奴
婢一十口田三十結李公壽為推忠衛社功
臣判吏部事金珣為律社功臣戶部尚書知
門下省事崔思全為兵部尚書○出許載為
豐州防禦使子純為金州防禦判官初諫官
論載與昇中同罪俊京庇之至是乃坐物議
快之○王廢妃李氏納任氏為妃時諫官累
疏言李資謙二女於上為從母固不可以配
極王乃出二妃納殿中內給事任元敬女為

妃母李氏門下侍中瑋之女也妃誕夕瑋
夢有黃大旗豎於其第中門旗尾飄然於宣
慶殿鸚尾妃生瑋特愛之曰此女後當遊於
宣慶殿及笄平童事金仁揆子之孝聘之婚
夕之孝至門妃暴疾幾死以實謝遣翌日卜
人占病曰勿憂此女貴不可言必為國母時
資謙已納兩女聞其言惡之即奏貶元散為
開城府使居歲餘府倅夢太守廳事棟椽圯
作大竇黃龍從竇而出詰朝倅具朝服詣元
散具陳其夢以賀曰使君家必有異庶公其

識之又王嘗夢得荏子五升黃葵三升以語
拓俊京俊京對曰荏者任也納任姓后妃之
兆也其數五者誕五子之瑞也黃者皇也與
皇王之皇同葵者揆也與道揆之揆同所謂
黃葵者皇王執道揆御邦家之瑞也其數三
者五子之中三子御國之兆也其言果驗○
秋七月宋遣閣門祗候侯章歸中孚等六十
餘人來詔曰朕居春宮十有餘載罔敢怠逸
道君太上皇帝享國日久厭於萬幾之煩爰
議內禪朕辭不獲命遂登大寶深惟祖宗基

構之崇上皇付托之重夙夜兢惕懼不克任而金人不道棄郭藥師背叛之故陷沒燕山倣擾邊境達于都畿方朕即政之初遭此震驚以故未及與主相聞朕惟王世濟忠孝應受顯冊屏翰之舊久受國恩肆我烈祖神宗皇帝命使修聘禮意備至情同骨肉義則君臣以至干我道君太上皇帝錫賚不貲待遇加等朕惟中國與王遠隔遼海而恩禮如此豈有他哉庶幾艱難有以敵慨耳王國與金相望無數百里之遠而不能湯其巢穴以報

中國豈累朝待遇殊絕之意耶金人者固嘗臣屬於王以葢爾海隅之醜背天逆神滅絕契丹遂陵中國淫暴滋甚使其得志何有於王哉孤軍深入理當勦殄朕以其劫質肅王而去祭命將士驅逐出境方將起天下之兵問罪小醜王其率勵師衆相為表裏以行天誅夫糾逃王愿獻俘本朝以報中國數世之恩大忠也取亂攻昧誅討淫暴以伸威沙漠之外大義也拓地開境覆其巢穴報驍驕不臣之虜大威也一舉而三者皆得王何憚而

不為高爵厚賜朕於玉無所愛惜王其勉之
侯章在館又致書於王曰章等未時奉皇帝
聖旨祖宗行堯舜之道務本敦化與本國講
好幾二百年禮無不備我道君太上皇帝繼
而承之思崇益厚比緣姦人啓議悉與邊事
使金人猖蹶與無名之師雜烏合之衆襲其
不備擾我中原恣行劫掠是時有勤主之師
數百萬大臣獻議曰不擊於黃河之南可邀
於大河之北正茲深入若大兵一舉則無遺
矣今皇帝登祚之初孝悌恭儉旰食晏寢任

賢使能崇信顧義未欲殄滅於是金人悔過
告和請路求歸沙漠奉上因而資之以金帛
為犒軍之具復有無厭之求窺伺河北關鎮
人神共怒事不獲已待以秋涼必興師討伐
乘此之時本國安可坐視若將兵境上共為
掃除是結無窮之好因茲成功別遣使人前
來王荅云本國自祖先以來承事上朝恭順
之誠未嘗敢怠神宗皇帝雖遠隔遼海而天
日之明無不鑒照降使修聘恩禮尤厚道君
太上皇帝繼而承之待遇加等錫賚倍常實

百生難報之恩也。惟天地不責其報而區區感激之心庶幾萬一。今者伏承奉使宣贊來傳詔書以金人不道淫暴滋甚方將起天下之兵問罪小醜令小國率勵師衆相為表裏以行天誅孤自初奉讀不覺流涕惟金人之始也固嘗臣屬於我國而常以寇掠為事我國以邊鄙甫寧不欲生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要在羈縻而已我祖肅王代有酋長盈歌力以制羣兇威以降諸部雄視白山數侵吾境吳達惠奴相繼而作凶勢益振

昨者被掠人自大金還來言上朝使臣到蕃去禮數一如降使北遼之例又聽邊人之言金人陷沒契丹遂犯上朝地界皇帝以登祚之初未欲殄滅因其請和而許之以中國之大而如此况小國孤立其將安恃乎今年四月特遣使修好已經累朝尚未回報載念本國天災流行府庫焚蕩凡為禦戎之具靡有孑遺方議鳩工以圖興復今詔書委曲諭示此實雪舊恥報大息之日也然以殘弊之兵當新勝之虜恐非免強所能及也但冀訓勸

師徒修整器械待王師臨壓彼境則弊國敢
不盡力相為表裏假託威靈助平戎醜孤所
願也天實臨之惟奉使宜贊復命日宜以此
意奏聞○侯章還王附表以聞略曰言念小
藩世蒙厚德常願盡忠於報上豈能無意於
勤王忽奉讀於絲綸策難禁於涕淚宜即奔
命以待興師但為弊封本非勝國近經災孽
焚盡蓄藏其於儲待資糧繕修器械必也整
齊而後動固難造次而可圖况又賊勢兇強
未宜輕觸虜地險隘豈易長驅然帝命之臨

門理無回避俟王師之制敵少助威靈○九
月遣樞密院副使金富軾刑部侍郎李周衍
如宋賀登極○金宣諭使同僉書樞密院事
高伯淑鴻臚卿烏至忠等來金主勅伯淑等
曰高麗凡遣使往來當盡循遼舊仍取保州
路及邊地人口在彼界者須盡數數還若一
一聽從即以保州地賜之保州即抱州也○
冬十月王餞金使于大明宮附回表謝一依
事遼舊制○名還金祭為殿中內給事賜洪
灌金鎮智祿延子塔爾一級祭後改名安○

幸南京○十一月至自南京詔拓俊京圖形
功臣堂○十二月李資謙死於靈光郡○遣
衛尉卿金子鏐刑部郎中柳德文如金謝章
諭表曰高伯淑至密傳聖旨保州城地介許
屬高麗更不收復竊以勾麗本地主彼遼山
平壤舊墟限於鴨綠累經遷變逮我祖宗值
北國之蕪弁侵三韓之介野雖講隣好未歸
故疆及乎天命惟新聖主既作見兵師之起
義致城堡之無人當臣父先王時有大朝邊
臣沙乙何來傳皇帝勅旨曰保州本高麗地

介高麗收之可也先王於是理其城池實以
民戶當此之時雖小邦未嘗臣屬上國而先
帝特欲寵綏隣藩霑以訓辭賜之舊土及後
嗣之繼序遭聖德之承天備認德音恭修臣
職惟此東瀆之寸土本為下國之邊陲雖嘗
見奪於契丹謂已拜恩於先代特推異渥仍
屬弊封豈僥倖而致茲蓋遭遇之異甚深仁
大義不可名言綿力薄才若為報效惟當備
春秋之事守藝極之常舉邦國而樂輸傳子
孫而永誓高明在上悃愾無他○以金仁存

為翊聖同德功臣檢校太師門下侍中監修國史上柱國判禮部事

丁卯

五年

宋高宗建炎元年

春正月

金遣高隨來賀

生辰自是歲以為常○二月幸西京謁太祖

真殿○三月金子鏐柳德文賈詔還自金詔

曰知揮人未諭之前願為附屬禹會既通之

後益亮動惊因嘉志在於畏天嘗即息綏而

賜地頃陳貢能止上謝章領閱之餘獎嘆雖

切尚託言於戶口未別奏於誓封但其事事

以訖成忠于世世而可信所諭之言其或不

定所得之地將何以憑諫官奏子鏐入金不

能御下其從者與金人鬪傷朝廷謂讓執都

部署申錫杖之請治辱命之罪乃免官○西

京妖僧妙清日者自壽翰說至設灌頂道場

于常安殿其術詭誕不可知○王與妃及兩

公主幸興福寺遂與宰樞近臣御樓航于大

同江中流宴樂

臣等按

仁宗親經大難甫耳正懲忿後患

之時况今資謙雖死而俊京非純臣恃功

驕蹇國之安危未可知王宜兢業戒懼靜

以鎮之也而惑於妙清妖說遷幸西京流連玩愒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曾不知大盜潛伏於其側睥睨旁觀欲待時而動自是頻年巡遊以為常事不復疑阻逆髮之謀幾於得售而王之得免豫且之禍幸矣吁亦殆哉

命政堂文學金富侁講書洪範又命承宣鄭沆講書說命周官○沆拓俊京于崑陞島崔湜于草島又沆李佶進邵億鄭惟晃尹翰等于遠地俊京既去資譙恃功跋扈左正言鄭

知常知王忌後京乃上疏言丙午春二月俊京與湜等犯闕上御神鳳門樓諭旨軍士皆免甲權呼獨俊京不奉詔脅軍前進至有飛矢過黃屋者又引軍突入掖門焚宮禁翌月移御南宮凡侍左右者皆執而殺之自古亂臣罕有若此者五月之事一時之功也二月之事萬世之罪也陛下雖有不忍人之心豈以一時之功掩萬世之罪乎故有是命

臣等按俊京起於微賤初無磊落奇節當肅睿之朝有事女真前後數十戰獨立奇

功驟陞樞要仁宗即位擢置宰輔倚任益專及資謙犯順之日固結為黨稱兵向闕驚動乘輿矢及黃袍焚蕩宮室勦殺衛士皆出後京兇謀資謙倚為心腹一聽計畫任其所為然則唄惡者資謙而濟惡者後京乃天下萬世之罪人也後與資謙有隙資謙既流已獨專擅雖仁宗復正大位民心稍安而當初叛亂不測之心烏保其終始哉又豈可以一時之功掩萬世大逆不道之罪乎知常之疏其有見於此乎王當

明正典刑以謝神人可也今反曲全性命只流于外以示姑息之息將何以懲亂賊而杜後世僭竊之患乎

命鄭知常講書無逸又名從臣及西京儒臣二十五人賦詩賜酒食○王興妃及兩公主御龍舟于大同江沿流宴樂名宰樞侍臣侍宴○詔曰朕荷天地之景命襲祖宗之遺基奄有三韓于茲六載智不能謀明無所燭災變相仍略無寧歲去年二月亂臣賊子乘間而起陰謀發覺朕不得已咸致於法自是引

咎責躬慙德多矣今以日官之議行幸西都
深資既往之愆冀有惟新之教布告中外咸
使聞知一日方澤祭地祗四郊迎氣二日遣
使郡國庶察刺史縣令賢木肖以褒貶之三日
日車服制度務從儉約四日除冗官不急之
務五日勸農力田以給民食六日侍從官各
舉一人所舉無狀則罪之七日務儲官穀以
待救民八日取民有制常租調外毋得橫歛
九日撫恤軍士以時閱武外無令服勞十日
撫民安坐無使逃流十一日濟危鋪大悲院

厚畜積以救疾病十二日無以官庫陳穀抑
配貪民強取其息又無以陳朽之穀強民春
米十三日選士復用詩賦論十四日諸州立
學以廣教道十五日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毋
得侵牟○夏四月庚午王子徹生○以文公
表為吏部尚書韓安中為尚書右丞韓冲為
禮部侍郎文公裕為閣門祗候李神倚為千
牛衛上將軍鄭克永為東京留守使林存為
晉州牧副使崔巨鱗為尚州牧副使公羨等
皆資謙所流至是各還復職○五月流同知

樞密院事崔惟迪于慶州刑部侍郎蔡碩于
珍島懸○金富軾等至宋明州會金兵入汴
道梗不得入乃還初邊報傳言金人侵宋敗
北宋師乘勝深入金境於是鄭知常金安奏
曰時不可失請出兵應接宋師以成大功使
主上功德載中國史傳之萬世王以問金仁
存對曰傳聞之事恒多失實不宜聽浮言與
師旅以怒強敵且富軾將還請待之以察真
偽至是富軾還邊報果虛○贈左僕射洪灌
推誠報國功臣守太尉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禮部事上柱國謚忠平知樞密
院事金鎮謚烈直○以金仁存判吏部事李
公壽判兵部事金富侷為戶部尚書判禮部
事金珣檢校太尉守司空金富軾知樞密院
事崔滋盛同知樞密院事崔思全為吏部尚
書知都省事○秋七月王至自西京推恩有
差○宋教練使張詵來○八月以李瑋為中
書令○九月遣國子司業李仲如金賀天清
節○金宣慶使耶律居瑾張淮等來詔曰勅
敵奉天而廢立事蓋非常諸侯為朕之蕃宣

理當誕告朕初汴宋請復幽燕密修浮海之
勤申結與隣之好先皇帝曲矜墜至即示允
命曾無知施以固盟翻更納亡而構怨迨桓
纘紹復借云為仍久示於舍弘訖無聞於悔
禍以致人神共怒天地不容止勞將帥之一
征旋致窠巢之坐覆宗祧失守父子見俘載
惟積釁之深至有易姓之事謂神器不可無
主議降新封况生民惟懷至仁共推舊宰已
於今年三月宣諭元帥府差人押送趙主父
子并宗族四百七十餘人赴闕仍備禮冊命

亡宋大宰張邦昌為大楚皇帝都於金陵於
戲獲盈貫之元惡于是論成畢造物之全功
所宜同慶今賜御衣帶犀金銀絹匹段等物
至可領也○冬十一月遣石峻如金謝賀生
辰李瑱賀正○十二月門下侍中金仁存奉
仁存平章事上琦之子性明銳少登科久為
內侍掌奏事睿宗在東宮讀論語仁存為侍
讀學士纂新義進講自幼力學老不釋卷一
時詞命多出其手資謙用事乞退家居資謙
敗王以睿宗遺命起為首相詔旨懇至仁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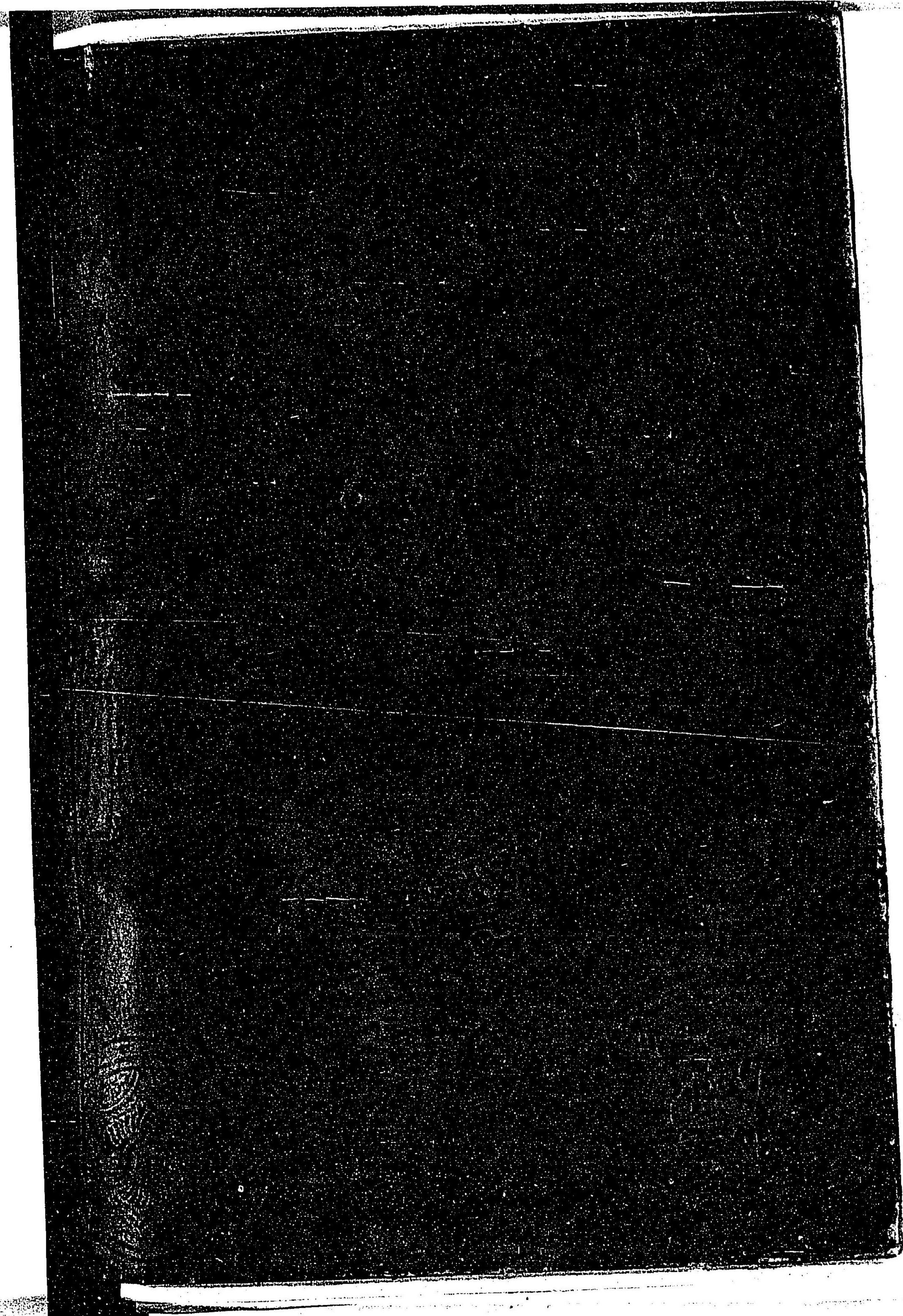
14540

9289

04

不獲已視事謚文成

東國通鑑卷之二十一



特70
81

國經士

澁和
二九三號